



the other America

另一个美国

Michael Harrington [美] 迈克尔·哈灵顿 著 郑飞北 译

肯尼迪总统读过这本书。该书改变了肯尼迪总统对美国贫困问题的认识，使他意识到了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决心发起一反贫困战争。

世上有个人们熟悉的美国，自诩为“丰裕社会”，人们已经忘记还有另一个美国——他们过去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

the other America
另一个美国

Michael Harrington [美] 迈克尔·哈灵顿 著
郑飞北 译

贫困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社会的忽视、社会的功利，
是因为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政治意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个美国/[美] 迈克尔·哈灵顿著; 郑飞北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53-0320-8

I. ①另... II. ①迈...②郑... III. ①贫困-问题-研究-美国

IV. F17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6993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1-118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Publisher)
by China Youth Press

The Other America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62, 1969, 1981 by Micheal
Harrington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1993 by Simon & Schus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cribner, a Division of Si-
mon & Shuster, Inc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ce@263.net

编辑电话: (010) 57350508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5735017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526

致谢

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这里只提其中几位。感谢德罗西·戴伊,正是他的帮助,我才得以在天主教徒工人运动中,第一次接触被动贫困的残酷现实及自愿贫困的理念。感谢阿纳托·夏布,他当时还在《评论》杂志任职,他建议我写美国的贫困问题。我对贫困问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时,他又和我一道工作。感谢赫尔曼·罗斯曼,一位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他帮我提了不少技术性的建议,并从道义上给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只是许许多多帮过我的人中的几位。很多人以匿名的方式出现在书中,他们有芝加哥的工人,有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工会组织成员,还有保尔利地区的酒鬼。

最后,我想把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她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正义;我还想以此书来纪念我的父亲,他的温文尔雅将成为天下通行的准则。

目录

- 1 · 译 序
- 5 · 序 欧文·豪
- 11 · 第一章 隐形的国度
- 24 · 第二章 被抛弃的人
- 39 · 第三章 丰裕社会的牧场
- 55 · 第四章 如果你是黑人 请莫上门
- 70 · 第五章 三类穷人
- 84 · 第六章 黄金年代
- 98 · 第七章 被扭曲的心灵
- 111 · 第八章 老贫民窟,新贫民窟
- 125 · 第九章 两个国度
- 138 · 附 录 定义
- 150 · 后 记
- 150 · 20世纪70年代的贫困问题
- 164 · 贫困与20世纪80年代

译序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指出的那样,《另一个美国》是“愤怒的呐喊,良心的呼唤。”在书中,哈灵顿用他轻松明快的笔调,描述了一个沉重的社会事实:在美国这个富裕社会里,数千万人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中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老人也有小孩,有底层也有中下层,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有精神正常的也有精神出问题的,有生来就贫困的也有后来沦落为穷人的。这些人,使美国出现了两个国度,一个世人眼中的美国,欣欣向荣、物质富足;一个是被世人遗忘的美国,贫困凋敝、忍饥挨饿。

在哈灵顿看来,社会上存在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在社会上的隐形,穷人的困苦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世人对穷人困苦的冷漠。哈灵顿认为,在一个本可以消灭贫困或有条件消灭贫困的社会里,出现穷人是一件特别丢人现眼的事。每个人都应当义愤填膺,或者羞愧难当。遗憾的是,人们很坦然。美国虽然有好几千万穷人,可在美国人的眼中,穷人是遥远的记忆。好心一点的,善良一点的,对穷人深表同情的,会惦记穷人,可当他们看到贫民窟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良心上就感到宽慰,觉得穷人的需要已经满足。中立一点的,看到政府的统计数据,会觉得美国的穷人在减少。冷漠一点的,会觉得穷人是咎由自取,谁让他们小时候不好好学习,不认真学技能,平时不好好工作,有收入时不储蓄,身体好时不保养呢?活该!

在一个物质富足的社会里,为什么会有数千万美国人陷于贫困之中呢?哈灵顿

认为,导致在美国出现数千万穷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导致穷人陷入贫困泥潭的原因,不是穷人不努力,不是穷人的责任,而是由美国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工业技术的进步导致结构性失业加重,大量有组织的工人下岗、转岗,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农村人不得不到城里谋生,到了城里后又无法适应这个世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让黑人的生活机会受到了种种限制,而老年歧视又让老年人晚景凄凉。正是由于美国失衡的社会结构,使得大量人口无法获得平等的生活机会,不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此导致贫困人口的持续存在。

如何消除贫困?如何让每个公民都能有平等的生活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有像样的收入,住上宽敞点的房子,看得起病?哈灵顿认为,要解决美国的贫困问题,让每个公民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靠市场,只能靠政府干预,而且唯一能靠得住的只有联邦政府。

那么,为什么二十多年的反贫困战争没有成功呢?哈灵顿认为,一方面是美国人在回避贫困,不愿直面贫困的现实。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满足于成天宣传“纸面上的胜利”,玩数字游戏,而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消除贫困。事实上,只有正视贫困才可能消除贫困,只有把握好政府干预的抓手,才能让反贫困行动取得成效。恰恰是由于美国人沉迷于丰裕社会的神话,导致穷人的隐身,由于穷人没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让政府的政策方案符合自己的利益,由此导致政府的大量资金没有用于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穷人从福利国家获得的好处极为有限。比如,最低工资法并没有适用到真正需要最低工资保护的行业,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并没有惠及农村的穷人,城市的住房改造项目让更多的贫民窟居民居无定所。

基于二十多年反贫困战争的教训,哈灵顿认为,消除贫困需要有政治魄力,更需要正确的方向努力。只有厉行社会革新,以更激进的方式推行反贫困策略,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才有可能解决。扶贫先扶志,要让穷人看到希望,而不是绝望。政府要制定社区发展规划,推动贫民窟的改造。要健全养老金体系和医疗保障项目,使老年人有足够的养老保障。更重要的是,哈灵顿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就必须打破种族歧视的藩篱,突破不同政治派别的门户之见,建构一个包容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美国两个国度并存的局面。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失去了一次机会,没有能够消除贫困,导致贫困生活的持续和贫困人口的增加,反贫

困的目标落空。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早在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在谈到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的问题时,就特别强调中国要避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要实行民生主义,“防患于未然”。今天,当我们再看哈灵顿的这本书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反贫困运动的失败,看到的是穷人未能从社会经济发展中获益,看到的是美国社会阶层的固化,看到了两个国度的出现。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读哈灵顿的这本书时,我们更能感觉到社会和谐的可贵,感觉到民生建设的重要。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如何让社会的底层或穷人也能有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尊严?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如何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显然,美国所走过的道路并非是成功的方向。

哈灵顿慨叹美国失去了一次机会,一次改变千百万穷苦人命运、重塑美国社会、再造美国社会的机会,即在美国有能力、有财力、有条件消除贫困的时候,美国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使得贫困问题与美国同在。相比之下,中国有更多的后发优势。站在“十二五”开局的关口,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持续的经济增长使政府具备了雄厚的财力,去搞好社会建设。我们已经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建设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经济进步与社会进步同步、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和谐并进的时代的十字路口。幸运的是,在今天,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以预防和消除贫困,使全体国民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们深信,当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强调公平正义,更加注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时候,我们定能真正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让社会经济的进步惠及每一个国民,让每个公民都活得更加幸福、活得更有尊严。

飞北

2011年3月15日

序

欧文·豪



迈克尔·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一书1962年问世。当该书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时，他本人、他的朋友都很惊讶。我曾想，迈克尔的书虽然写得很棒，但也许也会像那些“值得一读”的书籍那样，能卖出四五千册，然后就销声匿迹了。许多严肃读物的命运，多年前就是这样，多少年后也还将是这样。但当迈克尔的书大受欢迎的时候，看来这是一个朴实的信号，它表明这个国家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这才开始想到，冷战主导政治生活的年代，那个死气沉沉的保守年代，要结束了。

20世纪50年代，保守心态开始得势。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还将再次出现。许多美国人开始觉得，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被消灭了，或至少已经被制服了。“二战”前呼风唤雨的、罗斯福新政未能消除的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公，正在成为过去。实际上，我们正享受着战后繁荣的好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自鸣得意的情绪弥漫全国。知识分子表现的特别明显，有些人以前还是激进分子，摇身一变就成了“新保守派”。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的时候，美国社会充斥着自满情绪，甚至连有些自由派人士也受到了这种自满情绪的影响。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些领军人物，曾写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文章，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已经把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应该把精力转向“更高级”、思想境界更高的主题。现在想起来，这不免有些滑稽。简言之，知识分子就像他们常常干的那样，被蒙人的时代精神给忽悠了。例如，玛丽·迈卡锡就曾写下了如此荒唐的话：“阶级障碍消失了，或至少变得可以穿越了，与中

产阶级文秘人员相比,工厂工人成了经济贵族……那个社会严重不公、形成鲜明反差的美国,正在迅速走向消亡。”

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自由派人士,有激进派,有的聚集在《异议》这份新杂志的旗下)仍在继续严厉地批判美国社会。当时,迈克尔·哈灵顿还很年轻,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加入了我们的论战,与主流论调抗争。我必须承认,这些论战几乎无人问津。

有件事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心态,那就是自由骑士冒险。一群青年,黑人和白人,跑到南方,去帮助黑人争取他们的权益。肯尼迪总统的年轻气盛和个人魅力,让美国人对隐藏在社会生活内部的许多问题变得敏感起来。迈克尔的书也促进了这一改变。

在他的自传《世纪的碎片》中,迈克尔描写了他因《另一个美国》声名鹊起的事。他在《评论》杂志(当时的《评论》与今天那份保守得要死的《评论》杂志风格截然不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的5000万穷人”。他说,这篇文章激起了小小的波澜。接着,迈克米伦出版公司给迈克尔预支了500美元,这对于一位年轻的作家来说,可是很可观的。他得以把那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书。《另一个美国》出版后,头几个月的销量相当好,迈克尔赚了1500美金,够去巴黎游一趟了。在巴黎逛书店时,他看到了德怀特·迈克唐纳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篇书评,写得很长、很棒,谈的是美国的贫困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迈克尔的《另一个美国》。几年前,在一群社会主义者中,迈克唐纳是我和迈克尔的同志了。后来,他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还是朋友。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同,迈克唐纳保持着对道德回应的强大能力——这大多数时候就意味着义愤填膺。他还是位出色的记者,言简意赅,语言犀利,充满智慧。他写的评论或论文,本身就几乎是本书。迈克尔写道:“它把贫困变成了东北部的政治知识分子聊天的主题”,迈克尔继续写道:“当时,肯尼迪总统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弗吉尼亚所看到的社会困苦,把他深深打动了。他问时任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哈勒,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他了解这些新的贫困理论。哈勒告诉他,有,把迈克尔的书给了肯尼迪。不久以后,肯尼迪总统决定,将消除贫困作为国内政策的一大目标。”因此,书有时(并不多见)还真能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

在自传中,迈克尔坦诚,他担心在《另一个美国》中,他没有公开宣扬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即要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政府的规划和社会投资,“甚至可以用改良主义

的方式”。他其实没必要为此担心。对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自由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可以和谐共事,以便推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改革方案。不论如何,迈克尔在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都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我想许多读者也明白这一点。

30年的时光一晃而过,现在再读《另一个美国》,可以说,该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有些事实现在已经过时了。另外,迈克唐纳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迈克尔的书应当注明文献来源。更有争议的是迈克尔在书中所谈的一个核心命题:只要人们了解了现实,他们就会义愤填膺采取行动;只要人们意识到“隐形的穷人”,他们就会行动起来,消除国家的丑闻。唉!在过去的那些年间,我们发现人们的确了解了真实,却依然无动于衷。事实上,有些人了解真实之后,甚至变得更加麻木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仿佛这些人出现在大街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也许会掏出几枚硬币给他们,也许会一毛不拔。但我们第一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时的那种义愤填膺,却会逐渐消退。我想,迈克尔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不太情愿承认这一点罢了。他早年的基督教信仰,他从天主教工人运动学到的伦理观念,让他觉得,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响应他的道德诉求。我几乎能听见他说,“他们肯定会!”

迈克尔有着年轻人的质朴,又有一副好脾气,他的一言一行令我感触良多。现在,当我重新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它还是像30年前那样感动着我。即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多少追随者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迈克尔也从来不会像许多职业政客(包括一些左派人士在内)一样干巴巴地说教。当你读他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书中所表达出的那种热情是发自肺腑的。

《另一个美国》风格清新,简洁易懂。迈克尔把书安排得井井有条——此处的贫困,彼处的贫困;有时,他会简单地描述一下贫困带来的道德和心理成本;他对统计数据的使用也恰到好处,不多不少。

他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绝非看起来那么简单:什么是贫困?他把贫困界定为一个发展的、相对的概念。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富国,贫困问题显然不同于孟加拉那样的穷国:

【美国】人对人能够得到什么、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新的定义。生活水平远低于理应达到的水准的人,尽管他们的生活过得比中世纪的骑士或亚洲的农民



都好，他们依然是穷人……应该这样界定贫困，即无法享有我们现在的科学水平认为过日子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医疗、住房、食物和教育的人。（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迈克尔写作本书的时候，美国劳动统计署测算，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达4000美元，一个单身汉年收入达2000美元，方可算小康，否则就是贫困。迈克尔估计，根据劳动统计署的标准，美国有四五千万穷人，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令许多人感到震惊。他们拒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认为迈克尔夸大其词。然而，他依据的就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后来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表明，他说的大体没错。只要想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名言：三分之一的美国公民吃不饱饭，穿不好衣，住不起房。在20世纪30年代，当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还会承认这类令人忧虑的事实，而到20世纪60年代，当人们都沉浸在幻觉中的时候，我们却不愿认账了。

《另一个美国》最有趣的一点是，迈克尔坚持认为，贫困不仅是一种社会属性，贫困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条件。但凡经历过贫困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被动无助，又有暴力倾向：穷人孤苦伶仃，但往往刚愎自用、充满敌意。穷不仅只是被剥夺了这个世界的物质财富。穷是进入了另一个致人于死地的、没有希望的宇宙，进入了另一个美国，心灵被扭曲。”在书中，迈克尔还生动地描述了人在贫困的驱使下可能陷入的极端状况：

在另一个美国里，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越来越多。他们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信教的越来越少；他们不属于任何工会组织或俱乐部。外面的世界看不见他们，他们也因此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视野越来越狭隘；他们面面相觑，也就意味着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迈克尔的描写可能过于夸张，他高估了物质条件对人的情绪和精神的影响。他想做的，是震动美国人。他想说明，不同类型的贫困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比如，同样是贫困，第一代移民盼着勤俭节约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而被迫离开南方种植园的黑人，堕落的阿巴拉契亚山民，还有看不到出路的贫民窟居民，贫困的表现就不一样。与大家都穷的时候相比，只有少数群体穷的时候，穷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后果要严重得多。

1960年，迈克尔写道，贫困已经“隐身”了：

穷人正在渐渐被国人遗忘。如果说，中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丑陋和贫穷，

那么,他们过去至少意识到了丑陋和贫穷的存在。“跨越贫富的界限”,要走的路其实并不遥远……现在,美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穷人依旧生活在市中心破旧的房子里头,但他们与别人的联系(或碰面)却越来越少。

最后,迈克尔的书还是良心的呐喊,它在唤醒美国人的良知:你怎么能听任这种丑闻在美国越闹越大?

但愿我知道答案在哪里,因为在书中,迈克尔给我们讲美国人的心理、美国人的道义观念,讲了很多,当然他说的那些话,未必令人愉快。的确,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著名的“贫困攻坚战”,美国穷人的数量显著下降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风向变了。今天,《另一个美国》问世快30年了,还是有数以千计的文章、讲话、大量的书籍,在描写、分析贫困。每个人都有话说,然而贫困却依旧存在。这并非像某些愚昧无知的人说的那样,是自然法则的产物,也并非像某些出租车司机和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穷人“懒惰”的结果。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的忽视、社会的功利。贫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缺乏解决贫困问题的政治意志。

当然,在这30年间,美国穷人也出现了些变化。穷人的数量有所减少。我试着将一些新变化简要列一列,尽管我不是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

有一点明显改观了,那就是老年人的状况。由于老年人已成为一个有政治能力的集团,他们懂得如何组织起来施加压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由于社会保障及医疗保健等项目帮了大忙,贫困老人的数量在过去30年间显著下降了。不过,在我写本文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指出老年人可能面临一种新的风险,即越来越多的企业、公司不愿给退休人员提供他们曾承诺过的医疗保险。

有些情况不太妙。单亲家庭的增多,导致更多的成年人及儿童陷于贫困。事实上,贫困儿童的大量增加,最令人痛心。另外一个导致贫困人口增多的因素是穷人特别是黑人青年的吸毒——很难说是贫困导致了吸毒,还是吸毒导致了贫困,也许两者形成了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穷人数量的增多,那就是政府减少了救济穷人及失业人员的项目。或许,导致20世纪80年代贫困人口增多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工资水平持续下降,以至于美国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工作贫民”的群体,他们有工作,勤劳肯干,想方设法养家糊口(有男也有女),收入却少得可怜,生活贫困。这些变化,迈克尔有的已经预料到了,有的没有预见到。

下面,我引用两项有关美国近期贫困问题的权威研究,来说明问题。罗伯特·格林斯通牵头的“预算和政策优先次序”中心在研究报告中称:

1991年,美国贫困人口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值,超过21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

儿童贫困的增长尤为明显……1991年,贫困儿童的数量增加了近90万,儿童贫困率从1990年的20.6%上升到21.8%。与贫困人口的总数一样,贫困儿童的数量比以往任何年份都要多。

1992年发表的人口调查报告表明,近年来,因为工资收入低无法让一家四口脱离贫困的正式员工明显增多。1979年,低薪正式员工约占12.1%。1990年,该比例为18%左右。

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报告是拉里·梅歇尔和贾尔德·伯恩斯坦合撰的。这份题为《美国劳动人口的状况》的报告称:

1983~1989年间,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了,贫困率还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1989年的穷人要比1979年的穷人穷得多。比如,与1979年相比,1989年收入仅为贫困线的一半水平的穷人,多了8%……

1979年以来,黑人的贫困率至少是白人贫困率的三倍,1991年高达32.7%。拉美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从1973年的21.9%攀升到1991年的28.7%。

尽管经济复苏了,贫困率却依然居高不下,其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下降,以及“安全网”(即旨在缓解贫困的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的失灵。自1980年以来,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低收入工人本来就最低的工资还在往下降,男工降低了15.9%,女工降低了6.9%。

有足够的统计数据表明,贫困依然是美国的一大顽疾。贫困持续的时间越长,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许多人会在“贫困文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有时连工作也不去找。如果想想里根、布什当政时的那场大规模的金融投机,那些本来就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而富人与老百姓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想到这些,你就会觉得这种丑闻越发可恨。

丑闻还在继续,这让《另一个美国》现在还像该书刚问世时那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是迈克尔还在我们中间,同我们一道为洗雪美国的这一国耻奔走呼吁,该有多好。

第一章

隐形的国度



世上有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各种讲话、电视和杂志的广告,都在为它歌功颂德。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国家曾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不过,它忧虑的也是生活富足的后遗症。有一本写得不错的书,书名叫《丰裕社会》。人们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于是,这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开始自诩为“丰裕社会”。人们对麦迪逊大道及其周边的犄角旮旯进行了一番省思,对郊区居民为情所困的苦楚展开了讨论。人们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美国已经解决了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根据这一理论,美国的问题不再是人的基本需要的问题,不再是衣食住行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品质的好坏问题,即如何在丰裕社会中学会体面地活着。

当这种讨论在继续的时候,人们忘了还有另一个美国。在这片国土上,居住着四五十万穷人。他们过去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

诚然,与世界上那些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食不果腹的穷国相比,美国的贫困并不是那个意义上的贫困,美国已经逃出了这种极端状况。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

* 相关统计数据及对贫困的定义,参见附录。

即使在今天,几千万身心被摧残的美国人,依旧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使他们没有被饿死,也是食不果腹,或者是因为要填饱肚子成天吃廉价的食物而变得过于肥胖。他们没有足够的住房,缺乏教育,也没有医疗保健。

政府的各种文件已经向人们说明了这种状况对穷人的身体而言意味着什么。本书也将引用这些数据。但更为根本的是,这种贫困扭曲了人们的心灵。美国的穷人对前景悲观失望,毫无斗志,心灵的创伤对他们的打击远非郊区人所能想象。

本书描述的是这些人生活的世界,它说的是另一个美国。这里有缺乏劳动技能的工人,有农场的民工,有老人,有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这本书会用统计数据说话,诚实厚道的人可能会质疑其中的某些结论。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回应我的每个论断,不过,请别因为在统计数据上钻牛角尖而掩盖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掩盖美国存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贫困的事实。因为,不论人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不论这个事实的准确程度究竟怎样,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只能是愤怒。正如 W.H.奥登写的那样:

饥饿,不允许你选择,
成为良民,或沦为案犯;
我们须团结友爱,要不然死路一条。

—

千千万万的美国穷人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美国的穷人多如牛毛,但要发现他们,却需要有心的才智之士费番功夫才能做到。

我发现这一点的方式很奇特。在我写完第一篇论述美国贫困问题的文章之后,我把所有的统计数据列在了纸上。经过论证,我得出了美国约有 5000 万穷人的结论。然而,我却意识到我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的数据。在政府的各种报告里,各种冗长的统计表中的数字和百分比,都能见到穷人。然而,在我的经历中,我却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能够证明的确存在另一个美国,然而我却从没去过那里。

我当时的反应决非偶然。整个社会都在变化,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它表明我们国家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另一个美国——贫困的美国——被今天的人们以